

2月13日，溥仪和《观鹅图》这幅祖宗留下的藏画已经久违了近十年。在此期间，他先是在1929年7月从张园搬迁到静园，更加紧锣密鼓地筹备所谓“中兴”之事。通过郑孝胥、罗振玉等人的策划，溥仪主要依靠着日本军国主义的势力^[1]一步步接近其“复辟”的梦想。1931年11月10日溥仪秘密逃离天津，于第二年3月1日在长春成立满洲国，任“执政”。一年后称帝，不惜一切代价，做了名副其实的傀儡皇帝。

在此期间，溥仪从宫中转移到天津的几十箱古物又经历了一番磨难。据《国宝沉浮录》的作者调查记录，“由张园迁静园有书画卷册三十箱到三十二箱。……箱内计装：（一）法书名画一千三百件，由北京醇亲王府运津，存放静园楼下楼梯旁室内，约三十箱；（二）法书名画册页四十件，共为四箱；（三）书画挂轴一箱，内装二十一件”^[2]。1932年，“由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中将参谋吉冈安直将放存天津静园的法书名画、宋元善本、珠宝玉翠约七十箱运至长春伪宫，由刘振瀛负责看管，装书画木箱存放在伪宫东院图书楼楼下东间，即所谓的‘小白楼’，书画册子和挂轴，亦同放一起。……照例将原来的画卷、册、轴，用乾隆时为之专制花绫包皮裹着，装在专为之定做的楠木盒内，按大小长短分装若干大小木箱内，一只叠一只地堆在小白楼里”^[3]。

做了近5年满洲国皇帝的溥仪，于立春（2月5日）刚刚过了31岁生日，便命手下登记著录其官中所藏部分字画。他在东北的14年间，唯一关心和始终不忘的就是帝王这

[1] 关于郑与日本各界的关系，参见[日]河村·一夫：《郑孝胥と交渉のあった日本各界の人々（上）——主として正木直彦及び画坛との交渉について》，文载日本政治经济史学研究所编：《政治经济史学》1986年7月、243期页1-8。承陈捷博士惠示资料，在此申谢。

[2] 《国宝沉浮录》页90-91。“这大批珍贵文物的类别和数量，直到一九五二年初，我在长春市火车站食堂找到了曾担任溥仪侍卫、当时在津专门管理这批珍品的严振文。……（箱为松木制成，三尺多长、一尺多高，中间有立柱，有两扇门，可以堆叠存放，不至于多占地面，向上堆存即可）。……以上就是严振文提供的具体材料，事隔十余年，也许记忆有出入，可以相信具体符合历史情况的。”

[3] 如杨仁恺描述：“这个小白楼面积不大，四面无建筑连楼，如遇火警，可能比较安全一些。至于防潮、防虫等措施，还提不上议事日程。”同上，页92—93。《清宫残照记》记：“康德三年（1936年）溥仪在长春伪宫辑熙楼东增筑同德殿，殿后有楼房一所，用来储藏其所有的图书、字画，称为书库。”据于勋治：《伪满皇官同德殿的修建过程》，“在同德殿的后院还修建了两处建筑物。一处是藏书楼。”其《同德殿与殿外建筑示意图》称其为“书库”。于文收入《溥仪离开紫禁城以后——爱新觉罗家族成员的回忆》页114。同书页53-55溥佳：《伪满时代》一文也对“藏书楼”的情况有所回忆。